

晉記卷五十

列傳

蕭山郭 倫撰

王敦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尚武帝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失聲。愷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輒殺之。酒及敦。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彊盡觴。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

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愍懷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瑤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人義之。趙王倫篡。敦叔父彥爲兗州刺史。倫遣敦慰勞。會諸王起義兵。彥被齊檄。懼倫彊。不敢應命。敦勸彥起兵。應諸王。倫誅敦。自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出除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爲中書監。於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陽。東海王越以爲揚州刺史。潘滔謂越曰。今置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彊之心。

是樹敵也。越不聽。其後徵拜尚書不就。琅邪王召爲安東軍諮祭酒。以劉陶爲揚州。陶卒。王復以敦爲揚州刺史。進左將軍。都督征討假節。王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導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杜弼作亂。敦使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擊弼。自進駐豫章。爲諸軍聲繼。侃敗弼。敦上侃爲荊州刺史。旣而弼將杜曾敗侃。敦以處分失所。自貶爲廣武將軍。王不許。侃滅弼。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兼統州郡。始自選置。

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閩外手控彊兵羣從貴顯遂欲專制朝廷元帝畏而惡之引用劉隗刁協漸疎王氏敦參軍吳興沈充錢鳳因進邪說相朋構敦益不能平每酒後慷慨輒詠魏武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主簿熊甫見敦任充鳳將有異圖嘗因事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敦不悅曰小人阿誰甫歸別敦酒酣歌曰徂風颭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嘆念別

惆悵復會難。敦知其諷己而不納也。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頌代卓。元帝更以譙王承鎮湘州。帝益忌敦。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而以劉隗爲鎮北將軍。戴淵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實備敦也。永昌元年。敦反。以誅隗爲名。沈充起兵吳興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淵。劉隗。並會京師。敦兄光祿勳含。叛奔於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宏

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尅也。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開城門納宏。諸將皆北。敦旣入石頭。擁兵不朝。放兵士劫掠內外。殺僕射周顗。征西將軍戴淵。官省奔散。惟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尙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於琅邪。以避賢路。詔拜敦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竝僞讓不受。還屯武昌。以王含爲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荊州刺

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南中郎將敦自督
寧益二州元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己明帝乃
手詔徵之使兼太常應詹拜授加黃鉞班劍虎賁二
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
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
以王導爲司徒自爲揚州牧王含爲征東將軍都督
揚州江西諸軍舒爲荊州彬爲江州邃爲徐州以沈
充錢鳳爲謀主諸葛瑤鄧嶽周撫李恆謝雍爲爪牙
充等竝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由己又大起營府
侵人田宅發掘冢墓剽掠市道敦從弟豫章太守稜

國子祭酒琛之子也。日夜切諫。敦怒。密使人殺之。敦無子。養舍子應。太寧二年六月。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公脫有不諱。當以後事付應耶。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尙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知敦疾不可爲。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作難。敦病篤。詔遣侍中陳晷散騎常侍虞駿問疾。又屢遣大臣訊問起居。時帝將討敦。微服

至蕪湖。察其營壘。遷王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含子瑜散騎常侍。帝知物情畏敦。使沈充鄉人沈禎諭充。許以爲司空。充不納。乃僞言敦死。於是下詔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陽尹嶠。建威將軍趙允。武旅三萬。十道竝進。平西將軍邃。率兗州刺史遐。奮武將軍峻。奮威將軍瞻。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將軍允。護軍將軍詹。領軍將軍瞻。中軍將軍壺驍。騎將軍艾。驃騎將軍南頓王宗。鎮軍將軍汝南王祐。太宰西陽王羨。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罪止一人。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

侯賞布五千匹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
前將軍周撫質性端簡義誠素著功臣之胄畏逼從
敦諭其乃心無貳王室朕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
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
職書到奉承自求多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
士從敦彌年怨曠日久或父母妻子隕沒喪亡不得
奔赴銜哀從役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無有兼重者
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
與宿衛同列三番明承詔書朕不負信敦病不能御
衆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含謂敦曰

此事吾當行。於是。以含爲元帥。鳳等問敦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尙未南郊。何得稱天子。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誅姦臣。以溫嶠爲首。含至江寧。司徒導遺含書曰。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旣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耶。含不答。帝遣中軍司馬曹渾擊含於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

至京師。屯於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鑒曰。我亡後。應便卽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爲祟。敦死。應祕不發喪。以席裹尸。蠟塗之。埋廳事中。而與諸葛瑤等縱酒淫樂。沈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與含合軍。充司馬顧颺勸充召錢鳳計事。因斬以降。充勿聽。颺逃歸於吳。含復將兵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走。旣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竝傳首京師。因發敦瘞。出口焚其衣冠。跪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於南桁。觀者莫不稱慶。含父子乘單舸奔

王舒舒使人沈之於江。餘黨悉平。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鑒裁。經略指麾。千里肅然。而麾下優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朝臣共言伎藝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枹。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傷若無人。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有有容色婢十餘侍列。置甲煎粉沈香汁。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忤。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竝放之。

蘇峻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父模，安樂相。峻少爲書生，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糾合得數千家，結壘本縣。於時豪傑所在屯聚，而峻最彊。遣長沙徐瑋宣檄諸屯，收葬枯骨，禁侵暴，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爲主。遂射獵於海邊青山中。琅邪王聞之，假峻安集將軍、曹嶷領青州刺史，表爲掖令，不受。嶷將擊之。峻懼，率所部數百家汎海南渡。朝廷嘉其遠來，轉鷹揚將軍，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太寧初，復爲淮陵內史。初，王敦之反，詔峻率所領擊之。峻卜不吉。

遲迴不進。敦陷石頭。峻遂退保盱眙。及敦復反。使峻兄說峻。峻不從。率衆入援。頓司徒故府。道遠行速。軍士疲困。沈充曰。北軍新到。未堪攻戰。速擊之。必克。後難犯矣。夜渡竹格渚。拔柵將戰。峻率其將韓晃於南塘橫截。大破之。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峻本以單家。聚衆於擾攘。及歸順。志在立功。旣與平充鳳。威望漸著。部曲萬人。皆仰食縣官。朝廷寄以江外。峻頗自負。納亡命。潛有異志。時明帝初崩。諸大臣知之。隱忍未發。護軍庾亮獨欲徵之。峻聞亮將徵已。使司馬何仍詣

亮曰。討賊遠近惟命。內輔非所堪也。亮勿聽。下優詔。徵爲大司農。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表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不許。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讓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可知矣。不如勒兵自守。峻遂不應命。亮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遣參軍徐會結祖約。遂發兵反。而以討亮爲名。使韓晃張健襲姑孰。進逼慈湖。殺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馬流。峻自率祖約將祖渙。許柳萬餘人。乘風濟自橫江。次於陵口。進據蔣陵。覆舟山。因風放火。焚蕩臺省。

及諸營寺署遂陷宮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宮驅役百官裸剝士女矯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自爲驃騎領軍將軍錄尙書事許柳丹陽尹加前將軍馬雄左衛將軍祖渙驍騎將軍復弋陽王業爲西陽王改易官司樹親黨分遣韓晃張健管商宏徽等陷義興晉陵諸州郡旣而聞溫嶠陶侃起兵峻自據石頭遣將距諸義軍所過殘滅嶠侃將至峻遷天子於石頭逼聚居人於後苑使懷德令匡術守苑城義軍壘於白石峻率衆攻之幾陷兵威日盛朝士之出奔者皆曰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勇所向無敵惟當以